

聊齋誌異
(鑄雪齋抄本)

上海古籍出版社

古本小說集成

《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編

聊齋誌異

中
〔清〕蒲松齡著

（鑄雪齋抄本）

上海古籍出版社

嵒湖鑄雪齋

聊齋誌異卷之五

解陽公薛柳泉甫著

陽武侯

陽武侯薛公祿薛家島人父降公最貧牧牛柳先生家先生有荒田公牧其處輒見蛇兔闌竹菜中以爲異因請于主人爲宅北構茅而居后數年太夫人臨蓐值雨驟至遣二指揮使奉命稽海出其途避雨戶中見舍上鴉鵲群集競以翼覆漏處異之既而翁出指揮問造何作因以產告又詢所產曰男也指揮又益愕曰先是極貴不然何以得我兩指揮護守門戶也咨嗟而去侯既長垢面垂鼻涕殊不聰穎

島中薛姓故隸軍籍是年應募家出一丁口戍遼陽翁長子
深以為憂時侯十歲人以太憨生無與爲婚忽自謂兄可
大哥啾啾得無以遣戍無人耶曰然笑曰若肯以婢子妻我
當汪此役兄喜即配婢侯遂携室赴戍所行方數十里暴雨
忽集途側有危崖夫妻奔避其下少間而止始復行終及數
武崖石崩墜居人遙望而虎躍出逼附而人而沒侯自此勇
健非常矣丰采頗異後以軍功封陽武侯卅許至頑啟間
襲侯某公薨無子止有遺腹曰暫以寄文代凡世封家進御者
有娠即以止聞官遣媼守之既產乃已年餘夫人生女產後腹
震動凡十五年更數媼又生男應以嫡派賜爵寄文譟之以爲

嵒湖鑄雪齋

非降產官。以諸媼械梏百端。皆無異言。爵乃定。

趙城需

趙城媼年七十餘。上一子。一日入山爲需所噬。媼悲痛。幾不欲活。孫啼而訴之。宰。咲曰。需何可以官法制之乎。媼愈號咷。不能制之。宰叱之。亦不畏懼。又憐其老。不忍加以威怒。遂給之諾。投虎。媼伏不去。尤待勾牒出。乃肯行。宰無奈之。即問諸役。誰能往之。一隸名李能。睡醉詣座下。自言能之持牒下。媼始公隸醒而悔之。猶謂宰之爲局。姑以解媼擾耳。因亦不甚爲意。持牒報繳。宰怒曰。固言能之何。今復悔隸。害甚。請牒拘隸。宰從之。隸集隸人。日夜伏山谷。冀得一需。庶可塞責。月餘。受杖數百。冤苦罔控。遂詣東郭嶽。

廟跪而祝之。哭失聲。無何。一虎自外來。隸錯愕。恐被噬。噓常入。殊不他顧。蹲立門中。隸祝曰。如殺某子者。爾也。其俯聽吾縛。遂出縲索。繫常項。常貼耳受縛。牽至縣署。宰問常曰。某子。爾噬之耶。常領之。宰以殺人者。死。古之定律。且姬止子。而爾殺之。彼殘乎。垂盡。何以生活。尚不能爲若子也。我將赦之。常又領之。乃釋縛。令去。姬方怨宰之不殺常以償子也。遂旦啓扉。則有死鹿。姬貸其肉。鹿用以資度。自是以爲常。時啣金帛擲庭中。姬從此致富。裕奉養過于其子。心竊惡常。來時卧簷下。竟日不入。嘗相安。各無猜忌。數年。姬死。常來吼于堂中。姬素所積。綽可營其族。人共產之。積壘成方。常驟奔來。賓客盡逝。常直赴塚前。嗙

一人二義常祠

郭至今猶在

鳴雷動

移時始去

丁卯

有左

明鑄雪齋

上柱事甚

見巨

如旋

狀

上以刺

己

鄰人豪爽好施偏

技請以

塋地捕蛇

張姓者偶行谿谷間崖上有一廟尋途登視之
撲叢樹中以尾繫柳柳枝崩折反側顛跌之
視殊無所見大疑漸近臨之則一塋地樓頂
不可去久之蛇竟死視額上革如二破裂裂云

○武技

李趙字姓吾端之西人也為一僧來托鉢李飽啗之僧
甚感荷乃曰吾少林出也有傳所以相授李意銘之等余
其給旦夕從學三月藝頗精意甚得傳問汝益乎曰益矣師

試其技

又

勢記而文得格

掌子曰也幸

以南北有其對

撰

所能者我已盡能之僧笑命李試其技李乃解衣唾手如猿然如鳥落騰躍移時翻已然又而立僧大笑曰可矣子既盡吾能請一角紙昂李忻然即各文作勢勢成各拒李時七翻僧躍忽一脚飛擲李已仰跌丈餘僧撫掌曰子尚未盡吾技李以掌致地慚沮請教又數日僧辭去李以此名邀遊於此固有一人滿堂歷下見一少年尼僧弄藝于場觀者填溢尼告眾客曰願一殊大冷落有好事者不妨下場一試為戲如是三言眾相顧迄無應者李在側不覺技屢意氣而進尼便咲與合掌終一交手尼便呵咻此少林宗派也即問尊師何人李初不言尼固詰之以僧告尼拱手曰慈和尚汝師也若爾不允交手足願拜

峭湖鑄雪齋

下風李請之再四尼不可遂遂意之尼乃曰既是慈師弟子同是箇中人無妨一戲但兩相會意可耳李諾之然以其文弱故易之又年少喜勝思欲敗之以雪日之名方頗須問尼即遽止李問其故但笑不言李以為怯固請再角尼乃起少間李騰一躍去尼駢五指下劑其股李覺膝下如刀介驥仆不能起尼咲謂曰孟浪迂客幸勿罪李與歸月餘始愈後年餘僧復來為述往事僧驚曰汝大凶莽竟他何為幸先以我名告之不然股已斷矣

王阮亭先生云此尼亦殊踪跡詭異不可測又云拳勇之技少林為外家武當張三峯為內家三峯之後有關中人王宗岳傳溫州陳州同州司嘉靖間人故今兩家之傳盛于浙東順治中王來

咸字征南其最著者斯人也而忘無事請李超事始末因識
于後苑亭書征南之徒又有僧耳瑯尼者此皆僧也

小人

康熙間有街人携一槓槓藏小人長尺許投一錢則啟槓令出唱曲而
退至振披等索植入署細審小人也初不敢言因詰之妨目遊
其鄉族蓋讀書童子自塾中歸為街人所逮覆校以藥四體暴
績波遂攜之以為戲其宰怒投殺街人

秦生

秦州秦生製藥酒悞投毒味未覺因棄封而置之積年餘夜遠意
飲而無所得酒思憶所藏致封失之手烈噴泄腸痔涎流不可

制止取璣將嘗妻苦勸諫生笑曰快飲而死勝於餓渴而死多矣
一璣既盡倒瓶再解妻覆其瓶滿屋流溢生伏地而斗飲之少
時腹痛口燥中夜而卒妻號泣爲降官木行入殮次夜忽有
美人入身不滿三尺逕就靈寢以甕水灌之豁然甦而詰之曰我
狐仙也適丈夫入陳承勅酒醉死往救而歸遇君家彼伶君子
與已同病故使妾以餘藥活之也言訖不見

余友人邱行素貢士嗜飲一夜思酒而無可行沽輾轉不可復
忍因思代之以醋謀諸婦曰嗤之邱周強之乃煨醺以進壺既盡始
解衣甘寢次日壺盡酒之資遣僕代沽道遇伯弟襄宸詰知其
故因疑嫂不肯爲兄謀酒僕言夫人云家中蓄醋無多昨

夜已盡其半。恐再一盞則醅根斷矣。聞者皆笑之。不知酒
興初濃。即毒藥甘之。況醅乎。此亦可以博笑。

鵲頭

諸生王文、東昌人。少誠篤。薄遊于楚。過六河。休于旅舍。乃步
門外。遇里戚趙東樓。大賁也。常數年不歸。見王。相執甚歡。便邀
臨存。至其所有。美人生室中。停立却步。趙曳之。又隔憲呼。嬖子去。王
乃入。趙具酒饌。話溫涼。王問此何處所。答云。此是小構欄。余因久客。
暫假休寢。話間。嬖子頻來出入。王跼足不安。紐席告別。趙強
捉令坐。俄見一少女。經門外過。望見王。秋波頻頻。眉目含情。儀
容嫺婉。實神仙也。王素方直。至此惘然。若失。便問。麗者可人。趙

靖湖鑄雪齋

曰此媼次女小字頭頭年十四矣纏頭者屢以重金囑媼女執不願致母鞭楚女以齒穉哀免今尚待聘耳王聞言俛首嘿然痴坐酬應悉乖趙戲之曰君倘垂意當作冰簪王撫然曰此念所不敢存然日向夕絕不言去趙又戲請之王曰雅意極所感佩囊盡奈何趙知女性激烈必當不允故許以十金為助王拜謝趙出聲資而去得五數強趙致媼果少之頭頭言於母曰母日責我不作錢樹子今請得如母所願我初學作人報母有日勿以區區放却財神和媼以女性拘執但得允從即甚歡喜遂諾之使婢邀王即趙難中悔加金付媼王與女歡愛甚至既謂王曰妾

烟花下流不堪匹敵。既蒙縫紵。義即至重。君傾囊傳此。一
宵懽。明日如何。王泫然悲哽。女曰。勿悲。妾委風塵。實非
所願。顧未有敦篤如君可託者。請以宵遁。王喜。遽起。女亦
起。聽譙鼓已三下矣。女急易男裝。草已偕出。叩主入扉。王
故從簾衡。托以急務。命僕便發。女以符繫僕肢。並鹽耳上。
縱轡極馳。目不容啓。耳後但聞風鳴。早明至漢口。稅屋而
止。王驚其異。女白言之。得無恨乎。妾非人。狐耳。母貪淫。日
遭虐遇。心所積懣。今幸脫苦海。百里外。即非所知。可事無
恙。王畧無疑。王從容曰。室對芙蓉。家徒四壁。實難自慰。恐
終見棄。女曰。何必此慮。今市貨皆可居。三數口淡薄亦

嵒湖鑄雪齋

卷

可自給。可鬻驢子作貲。奉王如言。即門前設小肆。王與僕人躬同操作。賣酒販漿其中。女作披肩刺荷囊。日獲贏餘。顧贍甚優。積年餘。漸能蓄婢媼。王自是不著情鼻。但課督而已。女一日悄然。忽悲曰。今夜合有難作。奈何。王問之女曰。母已知妾消息。必見凌逼。若遣姊來。吾無憂。恐母自至耳。夜已央。自慶曰。不妨。阿姊來矣。居無何。妮子徘徊入。女笑逆之。妮子罵曰。婢子不羞。隨人逃匿。老母令我縛去。即出索子繫女頸。女怒曰。從一者得何罪。妮子益忿。持女歸於家中。婢媼皆集。妮子惧。奔出。女曰。姊歸。母必自至。大禍不遠。可速作計。乃急辦裝。將更播遷。媼忽掩入。怒容可掬。

曰我國知婢子無禮須自來也女迎跪哀啼媼不言揪髮
提去王徘徊愴惻眠食都廢急詣六河異得賄贖至則門
庭如故人物已非問之居人俱不知其所徙悼喪而返於
是俵散客旅囊資東歸后數年偶入燕都遇育嬰堂見一
兒七八歲僕人怪似其主反復凝注之王問看見何說僕
笑以對王亦笑細視兒風度磊落自念之嗣因其肯已愛
而贖之詰其名自稱王孜王曰子棄之襁褓何知姓氏曰
本師嘗言得我時臂前有字書山東王文之子王大駭曰
我即王文烏得有子念必同己姓名者心竊喜甚愛惜之
及歸見者不問而知為王生子孜漸長孔武有力喜田獵

嵒湖鑄雪齋

不務生產樂闌好殺王亦不能箝制之又自言能見鬼狐
悉不之信會里有患狐者請攷徃覬之至則指狐隱處
令數人隨指處擊之即聞狐鳴毛血交落自是遂安由是
人益異之王一日游市廛忽遇趙東樓巾袍不整形色枯
黯驚問所來趙慘然請問王乃偕歸命酒趙曰媼得顰頭
橫施楚掠既北徙又欲奪其志女夫死不二因囚置之生
一男棄之曲巷間在育嬰堂想已長成此君遺體也王出
涕曰天幸孽兒已歸因述本末問君何落拓至此嘆曰今
而知青樓之好不可過認真也夫何言先是媼北徙趙以
負販從之貨重難遷者悉以賤售途中脚直供億煩費不